

诗歌与哲学

——《拉弥亚》与济慈的诗学观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赵越*

摘要：在叙事诗《拉弥亚》中，济慈以戏剧性和梦幻般的情节，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展现出诗歌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关系。纵观济慈的诗歌理论，在“消极能力”与“两个房间”学说中，诗歌创作过程和境界的阐述理清了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济慈最终找到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平衡点，诗歌以哲学为基础，却以灵性和直觉超越哲学的羁绊。

关键词：济慈 诗歌 哲学 《拉弥亚》

《拉弥亚》展示了幻觉的美妙与哲学的残酷、瞬间的欢愉与永恒的理性之间的矛盾（Scott, 1820）。当美妙的幻觉遇到理性的分析时，诗之美就像拉弥亚一样消散，诗人便如里修斯一般僵死。诗中人物的冲突是济慈对哲学态度的戏剧性表现，他的诗之境界与“冷漠的哲学”相对立。“所有的魔法一碰到冰冷的哲学不就都消散？天空中有道可畏的彩虹：我们知道它的纬线，它的组织：它被列入普通的事物的沉闷目录里……拆开彩虹，就像它不久前/使身体纤弱的拉弥亚化成影子那样”（济慈著、朱维基译，1983：204）。济慈敏感地体味到哲学的利剑会使诗之美消散，正如拆开彩虹的美妙。济慈营造出奇幻的仙境，预示着神之间的美满爱情，与拉弥亚在人间的悲凄爱情形成强烈反差。水泽女神的美是“无形”“不可见”的，她“不受不可爱的眼睛的媚视”（同上：181）。与赫尔墨斯不同的是，里修斯是人，他始终不能摆脱尘寰的羁绊。他大摆宴席请来所有的邻人，以“惊异”“敏锐”的眼光审视这美轮美奂的宫殿。阿波罗尼这位“秃顶的哲人”以那“诡辩家的眼光，如利刃一般，猛烈、无情、敏锐、急剧地直贯她全身”。在里修斯说出：“一条蛇！”后，拉弥亚烟消云散。仙境中的水泽女神的爱如梦似幻，她的美得以永存是因不受凡尘目光的亵渎。然而凡尘中追寻事实的探究和分析的目光，最终使拉弥亚的爱成为悲剧，她的美稍纵即逝。哲人阿波罗尼追寻的事实最终毁灭了一切神秘美好的幻想。里修斯的彷徨和迟疑，正是源于济慈对诗歌的恐惧和忧虑，他担忧理性和哲学的审视会诋毁诗歌精致的美感和升腾的灵性。

1. 诗论

济慈关于诗歌与哲学关系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两封信中，《1817年12月21及27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中的“消极能力”，《1818年5月3日约翰·致雷诺兹》中的“两个房间”。“消极能力”作为济慈的核心理论与“两个房间”，有着内在的相重合的观点。“消极能力”体现了诗歌以特有的境界优于哲学。“两个房间”提供了三维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从历时顺序来讲可与创作历程对应，从共时顺序来讲可理解为同一作品中耽于不同境界。

从第一个房间“无思之室”到第二个房间“初觉之室”可以理解为历时顺序的诗歌创作历程。济慈早期诗歌创作多处于模仿他人之作，未形成自己的诗风：即“无思之室”。他逐渐从“无思”走入“初觉”

* 赵越（1981-），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通讯地址：重庆北碚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04级研究生，邮编：400715。

阶段，标志着他在汲取哲学与知识的精华，探索诗中的人性和普遍情感之特质。在“初觉之室”的这一阶段中，他强调知识和哲学的重要性，“济慈在一段时间里曾全心投入哲学的热爱中”（Thotope, 1920: 5）。他所谓的哲学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而是指对人性、生命、世界的反思。他认为成为伟大的诗人要经历时间的磨练，在不断的尝试与失败中增长才智，这个阶段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奠基。经过“初觉之室”这一历程，诗人“觉得世界上充满了悲惨、伤心、痛苦、疾病和压迫”，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光明逐渐消失，周围的许多门敞开了——都是黑阒阒的、导向黑暗的过道”（济慈著、傅修延译，2002: 132）。济慈曾一度徘徊在以想象力和哲学两种方式理解世界的两难困境中（Thotope, 1920: 7），通过这一历程他从早期倾向于哲学逐渐过渡到以直觉代替理性思维。在《1818年5月21日致本杰明·贝莱》的信中他说道：“我们一定有许多有待分析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要去探索是否知识增多反而会使我们更加无知。”他发现知识和哲学的奠基使诗歌的探索误入歧途，而对于一个大诗人来说心灵和灵魂的招引才是从哲学机械和惯性思维中走出的良方。济慈以“消极能力”中的“美感”超越哲学的禁锢，从直觉出发以想象力为羽翼，通达“真”的境界。他终于在哲学与诗歌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充满哲思的诗人将巧妙地躲避哲学的误区，以哲学为奠基脱离表象深入灵魂。诗歌以直觉的招引不失理性的把握，而理性的缺失不致引起迷惘。

“两个房间”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间房间的时间历程，而且同时在空间上拥有并存平行的境界。纵观济慈诗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作品中常常不仅仅臻于一种境界，他自由地游走于人世、仙境、梦幻和现实。赋予济慈穿梭于斯的正是“消极能力”，他摒弃理性判断和推理的枷锁才得此境。以两个房间为隐喻，济慈作品中的境界可分为：梦与醉的世界，幻觉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存共通。济慈青睐的酒醉与睡眠境界是第二个房间“初觉之室”沉醉其中的状态之写照。在济慈的作品中梦与醉的情节和结构层出不穷，常常是由醉入梦，“要是有一口酒！……我要一饮而悄然离开尘寰”（济慈著、查良铮译，1958）。梦的世界无意识无思维的境界颇似第一个房间“无思之室”。在“两个房间”，两个世界中自由穿梭，济慈凭借的是“消极能力”，饮尽“琼浆玉液”，驰骋于“快活的田野”，沉浸在“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的境界中。济慈诗学境界是处于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美学历程。这些梦与醉的境界是灵性的感悟，而非分析推理，追求真理的哲学状态。济慈往来于幻觉和现实世界中，他从现实世界飞升到幻觉的宫殿，然后再回到现实世界当中（Stillinger, 1987: xvi）。总能在甜蜜的梦境中惊醒，总会在美丽的仙境中跌入人世，济慈不能长久地停留在幻觉的殿堂。在幻觉与现实世界之间，济慈抛开哲学的判断以直觉飞身而上，在幻觉世界中也从未丢失理性而回到现实，这种境界与“消极能力”相契合。济慈在这两个世界中的跳跃常常是由现实到幻觉再到现实。而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不同于前者，这种境界同“无思之室”、“初觉之室”、“黑黯的过道”之境界相吻合。济慈凭借“消极能力”达到物我同一之境，在主体与客体世界之中穿梭。《1820年8月16日致波西·比希·雪莱》中说：“我的思想犹如一座寺院，而我则是寺院中的修道士……”。济慈把自己的思想用空间的隐喻比作“寺院”，客观世界犹如另一个并行的思想空间，这种空间上的位置与“两个房间”相同。当济慈变成窗前的一只麻雀，“分享它的生活，和它一起啄食”（济慈著、朱维基译，1983: 53）之时，当巢中的欧霸“从以张遮着的常春藤也下时时偷看你”（同上: 89）之时，我们所得到的的是从客体反观自己，加之惯常我们观察客体的体验。这样丰富真实的感受是只有能共同存于“两个房间”，两个视角，才能获得的。济慈以客观而丰盈的体验充溢诗篇，创造了丰富而新颖的诗之境界。

2. 结 语

在浪漫主义的广阔背景下，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对弈是一直以来受人关注的焦点。从雪莱和柯尔律治的诗学观出发，灵感和自发性的诗学过程，表明诗歌与科学存在着明显的界限。济慈有别于他们的诗学的观点在于“两个房间”阐述了创作过程和境界同时以“消极能力”贯穿始终。他的观点可归纳为：第一，任何知识的汲取都是一个整体，济慈认为哲学与诗歌是不可分的。第二，诗歌要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避开

理性判断和推理的侵袭，以灵性和直觉飞升诗歌的殿堂。第三，哲学与知识在人类情感中的作用远不能与诗歌媲美。诗能达到哲学所限的境界，诗之魅力作用于灵魂和心灵。本文从诗歌与哲学关系的角度，剖析济慈的诗学观点，也深入探索了济慈的诗学内涵。

参考文献：

1. Scott, John. Lamia, Isabella, The Eve of St. Agnes, and Other Poems[J]. *The London Magazine*. Vol. II. 1820. 9.
2. Stillinger, Jack, ed.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Thope, Clarence. *The Mind of John Keat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4. 济 慈著、傅修延译. 济慈书信集[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5. 济 慈著、朱维基译. 济慈诗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Poetry and Philosophy --- *Lamia* and Keats' Poetic Theory

Yue Zhao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Lamia* Keats exhibi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by wrestling with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characters. Tracing back to Keats poetic theory “Negative Capability” and “The Two Chamb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was manifested on the stages and states of poetic creation. Keats finally achieved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m that poetry was based on philosophy but superseded it by intuition.

Key words: Keats; poetry; philosophy; *Lamia*

(Edited by Nizee, Jane and Gloria)